

儿童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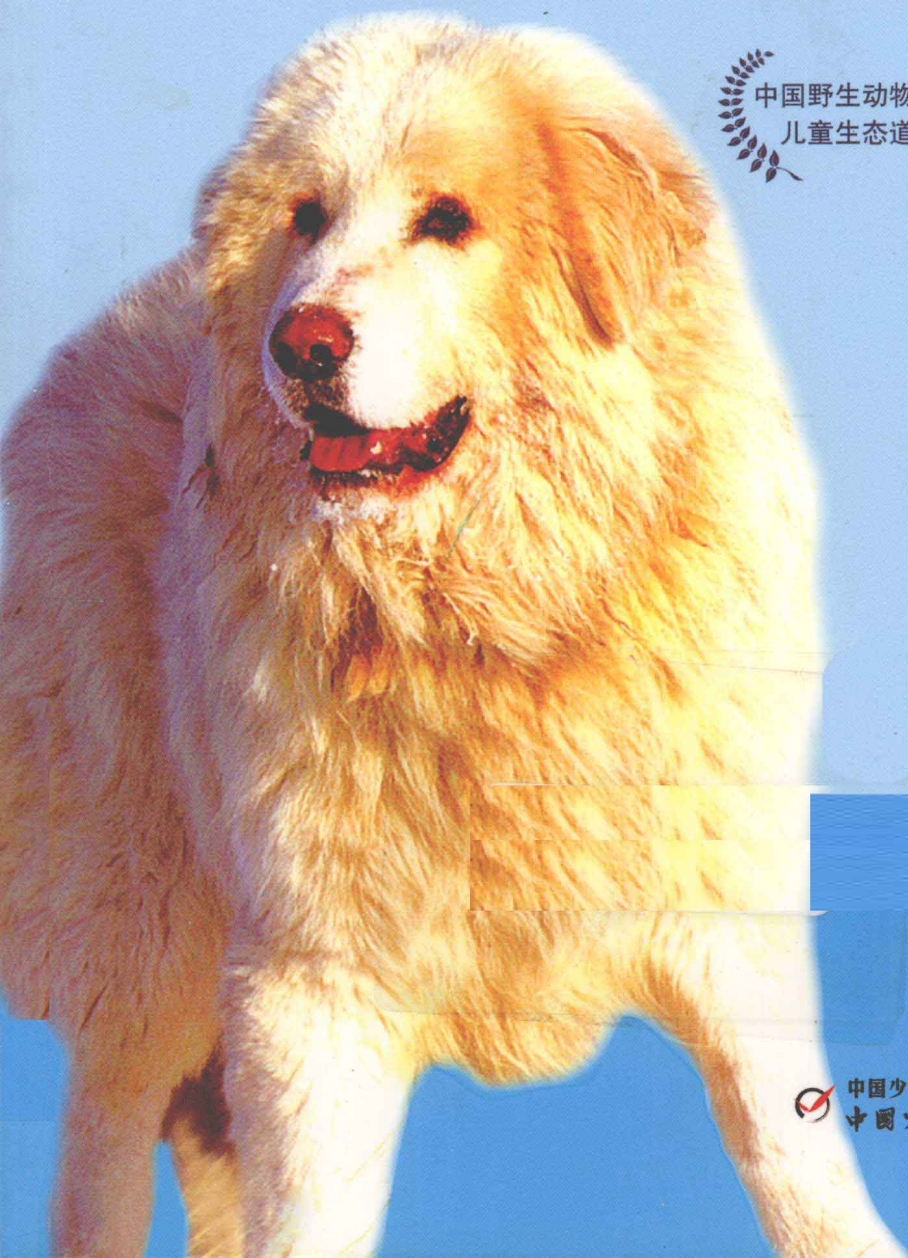
金牌作家书系

自然之子黑鹤
经典动物小说系列

鬼狗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推荐
儿童生态道德教育图书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儿童文学
金牌作家书系

自然之子黑鹤
经典动物小说系列

鬼狗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为童年的草地而作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狗/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4 (2011.2重印)

(金牌作家书系·自然之子黑鹤经典动物小说系列)

ISBN 978-7-5007-9697-8

I. ①鬼… II. ①格…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6195号

GUI GOU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总策划: 徐德霞	著者: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责任编辑: 汪玥含	封面设计: Apple
插图照片: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责任印务: 杨顺利
责任校对: 袁大威	版式设计: 缪惟何杰

社址: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总编室: 010-64035735 传真: 010-64012262

发行部: 010-84037667 010-64032266-8269

http://www.ccpg.com.cn

E-mail: zbs@ccpg.com.cn

印刷: 中青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660 × 980 1/16 印张: 13.75

2010年4月第1版 2011年2月北京第3次印刷

字数: 168千字 印数: 30001-40000册

ISBN 978-7-5007-9697-8 定价: 19.00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前言

金牌作家们的倾心奉献

◎徐德霞

做《儿童文学》杂志主编，常和读者有交流。听说我们要出版一套“《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有位小读者就和我进行了一场对话。她叫阳阳，是一位可爱的五年级小学生，率真、活泼，对文学有一种痴迷的爱。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读《儿童文学》杂志，是我们杂志的铁杆“粉丝”。

阳阳：徐老师，您主编的《儿童文学》可好看了，我们班很多同学都订了。听说您要出版一套“《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我们好多同学都特别高兴，但也有一些同学觉得有《儿童文学》就足够了，没必要再搞什么书系。你们为什么要编这套书呀？

徐：你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除了做《儿童文学》杂志以外，很少做原创图书的出版。四十多年来，我们培养了很多作者，在全国各家出版社出版了很多好书，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也为我国的儿童文学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这是我们一直引以自豪的。

编辑出版一套“金牌作家书系”，把本刊的作家资源充分利用起来，这早就在酝酿之中。之所以现在来做这套书，起因于牧铃的那本长篇动物小说《艰难的归程》。你看过这本书吗？

阳阳：看过，是写一条瘦弱的小狗，怎么成长为一条了不起的大狗的。那故事可精彩了，我们班的男生们平时不爱看小说什么的，可他们就爱看这本书。

徐：这就对了。这是一部小人物的艰难成长史，是一个从卑微到高贵、从怯懦到坚强、从弱小到强大的故事。去年刚接到牧铃这部书稿时，我们就想着手编这套书，把《儿童文学》的骨干作家集中在一个书系下，连续出版，形成品牌。但是，当时见市场上那





么多书，各家出版社也都在抓这批作者，我们再搞一个书系，不知效益如何。迟疑再三，牧铃这本书最后还是以“《儿童文学》典藏书库”的形式出版了。没想到出版三个多月，竟然再版了三次，差不多每个月都要重印一次。到今年三月份，总共印了将近十万册，这给了我们很大信心。尽管现在社会上套书、丛书很多，看来只要是好书，还是会得到读者认可的。另外作家们也支持我们来做这套书。这些作家都是《儿童文学》的老朋友，有些年轻作家还是我们培养起来的，他们非常希望《儿童文学》做一个书系，通过当代作家原创作品的出版，展示一下本刊作家队伍的阵容和实力。这套书的出版，也是《儿童文学》品牌的深度开发，我们中少总社社长李学谦也非常重视，多次参与我们的选题论证会，从各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大支持。

阳阳：那为什么叫“金牌作家”呀，他们真得过金牌吗？

徐：傻丫头，那不过就是个叫法，就像把你们这些爱读《儿童文学》的读者叫做铁杆“粉丝”一样。不过这些作家可都是《儿童文学》的主力作家、骨干作家，有的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已经十几年、几十年了，在艺术上那是“相当成熟”啦，叫“金牌作家”也是当之无愧呀！为能参与这套书，作家们可用心啦，可以说这套书是他们的倾情奉献！

不过，要编这套书，我们也有为难之处。你知道《儿童文学》杂志是个有四十多年历史的老刊物，从茅盾、冰心、叶圣陶那一代人算起，已经有四五代作家了。每个时代都有她的代表作家、骨干作家，是这些作家支撑了这个刊物，为这个刊物的成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有很多老作家的作品流传至今，已经成为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要说“金牌”作家，那真是一代有一代的金牌得主，你说出谁的书不出谁的书，是不是也很为难？

后来我们商量出这样一个结果：这套“《儿童文学》金牌作家书系”立足于市场需求，以当代《儿童文学》的主力创作队伍为基础，其作品要贴近当代少年儿童生活，艺术质量上乘。以原创中篇小说、童话为主，兼做少量优秀作家的个人短篇作品集。至于前辈作家的流传之作、经典之作，我们就收进“《儿童文学》典藏书库”中。你知道吧，我们那套“《儿童文学》典藏书库”，像《一路风景》、《盛世繁花》、《岁月留香》也很有名，总共销售了一百七十多万册呢！

阳阳：我怎么一点儿也不知道这套书？从来也没有看过呀？

徐：这是四五年前的事了，那时你还小嘛。





阳阳：那套书你们还重印吗？我真想看呀！

徐：我们准备重新编辑一下再印。因为以前按年份从后往前倒推出版，有点儿乱，我们正在着手重做，特别是把最近几年的、以前没有收入的优秀作品多收一些。不说这套书了，等出版以后我告诉你。我们还是言归正传，说说这套“金牌作家书系”吧。

阳阳：好的。您刚才说这套书只收当代作家新写的中、长篇作品，那人数也不少呀！

徐：是啊，少说也有一百多人。不过，我们可没那么大气魄，一出就几十本、上百本，我们可不搞批量生产。我认为文学创作可不是生产套娃，一套模子一压就出一批，大大小小都差不多，这是一种很艰苦的脑力劳动，每一件作品都很个性化，是作家心血的结晶。心血，你懂不懂？那不是水管里的水，什么时候一拧，都能流出来。所以我们也不着急，看准一部出一部，成熟一套出一套。每年出上几个作家的，几年下来，就会形成规模，建立起一个品牌来。

阳阳：这样好，还能保证质量。你们慢慢出，我们就一本接一本慢慢看。要是一下子出得太多，还真看不过来，也不知道先看哪一本好。您能不能告诉我，今年准备出哪几个作家的书呀？

徐：今年要出版的也就五六位作家的书吧。有位梦华的《科学家两极历险》丛书……

阳阳：我知道这个人，是个大科学家，他到我们学校讲过课。他可神了，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到达南极的人，后来他九次到北极，和爱斯基摩人一起捕鲸，一起生活，还差点让北极熊给吃掉，几次经历生死考验，可惊险，可好玩了！要有他的书，我肯定买。还有谁的？

徐：还有一套《薛涛作品坊》。

阳阳：薛涛呀！我也知道。我从《儿童文学》上读过他很多作品。他的作品可美了，也很有意思，我很喜欢。他写的《两只相距四点五厘米的蚂蚁》，还有《我家的月光电影院》都挺好玩的。不瞒您说，我在偷偷地跟他学艺，学怎么观察生活和结构故事。

徐：噢，你很会读书呀！还有汤汤的“鬼精灵童话”、范锡林的“武侠童话”等。

阳阳：汤汤的童话我们也很喜欢，她写的那些魔鬼和精灵心地纯洁，特别可爱。喂，告诉您一个小秘密，我们几个同学还想把你们刊物上发的汤汤那篇《最后一个魔鬼在雕花木床下》改成小童话剧，“六一”的时候在全校庆祝大会上演出。

徐：好啊！阳阳，这点子多好啊！我支持你们！我们这次除了汤汤的“短篇童话精



选”以外，还出了她一本长篇《来自鬼庄园的九九》，也是写魔鬼的。要不然，我把那本长篇稿子也给你们看看？那本书场景开阔，故事生动，情调温馨而活泼，说不定更适合改成舞台剧。

阳阳：好啊！好啊！起码是先睹为快呀！

徐：其实范锡林的武侠童话也很好玩，那里面不光有生动的故事，还有超人的智慧。我觉得，读范锡林的武侠童话，人都能变得聪明起来。好啦，我不说啦，反正这些书，还有很多其他作家的书，一人一个风格，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绝活。这些书我们会陆续出版，你就等着慢慢欣赏吧。

阳阳：徐老师，您说读这些小说、童话有什么好处呀？我们老师还不错，挺鼓励我们多读文学作品的，就是我妈，总说读那玩意还不如多做几道数学题。

徐：你妈要这样想就不对了。读文学书起码有这样几个好处：一可以滋润心灵。你心里要有点什么小郁闷、小疙瘩，静静地读上几页好书，说不定那些小疙瘩就不知不觉地化开了。二可以使你变得高雅而高贵，气质不俗。从小读书多的人很少粗野、粗俗的，这个你信不信？三呢可以帮你开阔眼界，使你变得聪明。你想，那些小说呈现出了各种各样的生活，人生百态尽收眼底。通过读书，你比同龄人见识得要多，经历得要多，经验也多，你是不是就比别人聪明呀？第四条最实际，你可以用这条去说服你妈，那就是能提高写作水平。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诌。看的书多了，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写作水平就提高了。花十几块钱买本书，既享受了阅读的乐趣，又提高了写作水平，那比花几百块钱上千巴枯燥的作文班划算多了。当然，读书的好处还有好多好多，古今中外，有关读书的高论很多，我不过是一孔之见呀！

阳阳：谢谢您，徐老师！您讲得真好，能不能把您这番话对我妈说说呀！

徐：哈哈，我还不认识你妈妈呢！这样吧，我把刚才我们的谈话整理一下，就放在每本书的前面，作为“前言”，你看好不好？

阳阳：好呀好呀！您可要写上我阳阳的名字呀！

徐：好的，一言为定。



最接近初雪的银白（序）



——最接近初雪的银白（序）——

我一直想写一头白色的狗。

说不清具体的原因，很小的时候就对白色的动物情有独钟。小时候，我在草原上最早的两头狗就是白色的，那是一种酷似乳白色长毛德国牧羊犬的蒙古草地牧羊犬，它们母子两代陪伴我度过短暂而闪亮的童年时光。那个品种的牧羊犬，作为本身已是十分稀少的蒙古草地牧羊犬中一个珍稀的品系，在草地上已经消逝多年。

小时候，坐在老人身边，一边喝茶一边听他们讲述草地上一些流传已久的故事，是现在回忆起来都备感温暖的记忆。

他们会谈到一匹跑得很快的马，至于到底有多么快，我那时还不懂得速度的概念，总之它能够轻松地甩掉所有骑手的追赶，甚至在隆冬季节将轮子上装着防滑链的汽车远远抛在身后。

牧羊犬也是他们百谈不厌的话题。我隐约记得他们曾经偶尔谈起一头大狗，其中一位老人用手比画着它的身高，排除掉所有夸张的可能性，它的肩高几乎达到幼年时我的身高。

现在想来，那确实是十分罕见的巨犬。

其实它在草地上生活的时间非常短暂，我不知道它来自何方，后来又去了哪里。它在草地上游荡的那段时间里，曾经以飓风般的气势





击败了所有的牧羊犬。在犬类的世界里，它拥有帝王的气质和野兽的残暴。但它从未属于过某个具体的营地，不过在一个牧民的羊群被袭击之后，它追袭野狼到草地深处，将咬断颈椎的狼独自叼回营地。

它是一头银白色的长毛巨犬。

一位老人曾经这样形容它，说它的皮毛像极了刚刚降下的初雪。

我现在饲养的两头高加索牧羊犬就是银白色的。

它们在一年中最寒冷的夜晚来到我的家里，像两团温暖的雪球。无论颜色还是习性，它们都很像我儿时在地养过的那两头乳白色的蒙古草地牧羊犬。

我在桌边摆弄相机或是看书时，它们就在我的脚边厮打嬉戏，在透过窗子的阳光下，它们的样子可爱极了。看着它们，我恍如重又回到童年的草地，那些温暖的黄昏，外祖母喊我回家吃饭。

但是，短短一周的时间，由于我的疏忽，那只雌性的小犬(我甚至没有来得及给它取个名字)就感染了细小病毒，挨了一天两夜之后，终于还是没有挺过来。

来自尘土终归尘土。

我养狗从来不死的童话终于被打破了。看来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仅仅是运气好吧。

怪我了，看它那健康的样子，太放心了，其实它一直并不强壮，免疫力还太低下，而且白色的高加索牧羊犬是人类刻意选育出来的品种，白色的品种本就不如其他颜色的个体强壮。

作为我怀念童年两头草地牧羊犬的回忆，我选择了它们。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我所能做的就是好好地养着剩下的小家伙。小家伙长得很好。我马上给它取个名字，有了名字，就证明它有资格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了。





最初想叫姆瑟，在蒙语中，那是冰的意思。但父亲喜欢叫它哈罗，没事就领出去遛，看到它的人都说是小熊。索性就往蒙语上靠吧，叫哈拉，黑色的意思，白狗起个黑色的名字，好养活。

打击是双重的，就在雌性白色高加索小犬死去的同一天，我帮朋友养的一头大丹与灵提的混血狗阿兰也死了。

一头从未得到过爱，在我开始照顾它之后把我视为神的狗。

在我饲养它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它得到了爱和照顾，那也许是狗一直期待的东西吧。还记得它最初的样子，从出生开始就在笼子里关着，整整两年，从来没有出过笼子，我第一次把它放出来时，它根本就不会奔跑。它吓坏了，急着回笼子，只有那里才让它感到安全。后来它跑得越来越好。

发现阿兰几乎没有几张正面的单独照片，它似乎永远呆在我的身后，无论是在寻求我的保护，还是在守护着我，它都与我形影不离。

真的是一头不错的狗。我想，它也是怕失去我。

我一共打过它两次，一次是我在早晨领它和罗杰与阿雅一起跑步时，它在狩猎犬本能的驱使下将一只小白狗视为兔子攻击，还有一次是因为它将一只已经死去冻硬的小狗往窝里叼。那是它的小狗，病死的，我还没有来得及掩埋。

只能对它说对不起了。

因为怕哈拉太孤单，我的朋友，吉林的吕春茂先生又将同窝的另一头小公犬送给了我。它们是兄弟。我给它取名叫扁头，因为它长着一颗线条流畅而狭长的头颅。

一年的时间快要过去了，它们就快一岁了。现在它们已经长成两头肩高近 80 厘米、体重近 60 公斤的巨犬了。

成长总要付出代价。就在几天前，它们之间刚刚爆发了一场有史





以来最为惨烈的争斗。长期以来，它们一直在试图树立各自的权威，确定自己的地位。不过它们以前的撕咬总是浅尝辄止，顶多也就是破个皮。也许是突然到来的西伯利亚寒流打破了它们身体里仅有的那点平衡，11月16日，北方开始普遍降温的时候，它们开始互相攻击。当然，我想这次争斗，我的雌性高加索牧羊犬塔娜的第一次发情也是重要的诱因。

这是它们成长必经的阶段吧。

这种撕咬几乎持续了整个夜晚，早晨，两个家伙一副饱经战乱后的城市般荒凉景象，它们的目光也显得疲惫而颓废。

在将足够的雄性荷尔蒙释放之后，它们显得平静了很多。这种严肃意义上的划分地位的争斗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如何它们都要分出高低来，否则这种争斗将永无休止。

仔细地为它们检查了伤口。当时看起来哈拉伤得较轻，仅仅是头部有两处轻伤，左前爪有几处穿透伤。扁头伤得重一些，除了头部的伤口，鼻子豁了个小口外，右前腿和后腿各有三到四处重度穿透伤口。以前一直是扁头压制着比它更壮的哈拉，看来哈拉这次让扁头见识了自己的实力。

一时找不到可以受理的兽医，另外说实话我也怕它们伤了兽医，于是我自己给它们做了伤口的缝合手术。它们表现得十分配合，出乎我的意料，我感觉它们甚至可以理解我为它们做缝合手术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一切都按照正规手术流程，备皮、消毒、冲洗、缝合、包扎。

扁头缝了十多针，本来针数应该缝得更多一些，但考虑到它的承受能力，尽量减少了针数。它表现得非常好，没有麻醉药，在缝合时竟然只是呻吟，在我的安抚下平静地接受了整个过程，真是一头不错





的狗。哈拉表现得没有那么出色，缺乏耐心，仅仅让我缝合了一个小伤口，当我再次缝合另一个伤口时，它已经不能忍受，在我下针时，除了咆哮之外，还象征性的一口啃在我的眉骨上。尽管没有受伤，我还是有些紧张。因为它的伤口没有严重的开裂，索性就由它去吧。感觉自己很了不起，竟然独自完成了两头大狗的缝合手术，而且只是以语言并没有用绳子绑住它们。

做完手术已经快零点了。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除了哈拉的左前腿还有些行动不便之外，它们基本上好了。

这个冬天，我时间超过一周的外出仅仅一次，是去北京，开会领奖、与出版社协商一些合同的细节、媒体见面会、代表鄂温克朋友与政府机关交涉，成功地办了几件事，总之，我将这些所有积攒下来的不得不办的事情尽量压缩安排在一周的时间里。

在旅途中，我会突然间想起被我留在家中的狗，我开始想念它们。

我清晰地记得在我整理背包准备出门时，它们那期待又备感失望的目光。面对那种目光，几乎每一次出行，我都在内心上承受一种谴责。对于这个世界，它们的要求真的很少。它们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着我，释放它们那没有任何要求的忠诚和爱。它们那样喜欢奔跑，喜欢在白色的雪上狂奔、跳跃，发出最响亮的吠叫。

它们等待着我带它们去荒野中奔跑。

每一次，当我准备打开犬舍的大门时，它们已经在即将外出的狂奔热望的驱使下兴奋得不知所措，低声哮吠，狂乱地跳跃，硕重的爪子重重地拍击着铁门。我感受到那种可怕的生命的力量。当我打开门的一刹那，它们的爪子拍打着地面发出巨大的声响，迫不及待地挟着风声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恍若一群野兽。



我领着它们在无人的荒野中奔跑，在阳光下，它们如同从未没落的淘金时代。

那是我的童年，那与孩子的心从未背离的少年遥远的梦。

无论是作为枪猎犬还是护卫犬，它们已经永远没有机会再展示被选育时不断被强化的狩猎和护卫能力，这种奔跑，至少可以让它们相信自己狂奔在梦想中的绿色草地和荒野之上。

我的狗，威斯拉犬罗杰、阿雅和它们的孩子小屁，高加索牧羊犬蒙克、塔娜、哈拉和扁头，中亚牧羊犬花旦、海盗和史各。

它们在等待我回家。

至于我童年时陪伴我的两头草地牧羊犬，第一代母犬在三岁时因病死去；它的后代，一头雄性公犬我又饲养了两年后，随着就学年龄的到来，我不得不离开它。当时对于它未来的安排，我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坚定——一定要将它带回我的城市，无论如何要让它跟我在一起。在出发去车站时，在我的要求下它被装进麻袋放在马车上，它的头露在外面，当时我还为它被包裹成那样而窃笑。但是到了火车站以后才发现，尽管我一直认为它是一头再普通不过的狗，但对于车站上的乘务人员还有乘客来说，这头银白色的牧羊犬，绝对是一头带有蛮荒气息的野兽。

这样一头大狗根本是无法带上火车的，那时我还是一个孩子，也不知道当时是不是有动物检疫和托运这一说法。火车即将开动，我亲手打开了系在麻袋口上的绳子，将它放开了。

回到城市上学一年之后，我从一位来探亲的亲戚那里得到了它的消息：我离开之后，它经常独自跑到车站，在那里等待我，它相信我是在那里消失的，也一定会从那里回来。半年之后，郁郁而终。

白色，除了极少数地区（南极、北极、阿拉斯加和一些终年积雪





不化的冰原) 的动物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季节性保护色, 在自然界里是一种罕见的颜色。很多情况下这种白色个体的产生是因为遗传性黑色素合成障碍, 由隐性等位基因遗传所致, 幼体羸弱, 缺少竞争能力, 即使能够存活, 在群体中也会因为过于醒目而更易受到捕猎者的攻击。所以, 白色的个体在自然界中更显得罕见而珍贵。

有时, 甚至可以称之为奇迹。

2008 年 12 月 23 日





前言	1
序	
——最接近初雪的银白	1
离开机场	1
陌生的世界	14
草地	22
黑雪	62
草地深处	104
营地	133
真正的冬天	170
伴读的巨犬	185
还是草地	194
青色的牧草	200
后记	203
我为自己的狗作的诗	204



目录 Contents

离开机场

他们总不会在黑夜发起攻击吧？维代拉尼一面问，一面抚摸着他那头大得可以一尾巴打到人嘴巴的狗。

——《哈扎尔词典》米洛拉德·帕维奇[塞尔维亚]



当鬼那粗壮的脖颈被拴上链子牵出机场的时候，它并不知道自己将要被带到哪里。

但有一点是它求之不得的，离开这个喧嚣的地方，无论去哪里都好。

鬼在警犬基地里出生，一岁时被送到机场的仓库做护卫犬，它没有去过外面的世界。

无论在警犬基地还是机场的仓库，都只能看到穿着警服的训导员